四庫全書

史部

安南志畧卷五

元　黎崱　撰

大元名臣往復書問

至元十九年行安南宣諭使司都元帥柴莊卿

復書於安南世子執事

本司欽奉聖旨前來本國勾當務欲撫鎮邊境安慰人民義均壹家事無他事所鎮軍數乃左右役使之卒非

征伐戰鬬之兵竊恐本國不喻聖恩未詳來意而或自生驚懼妄致憂疑故至靜之日先遣黎中散往諭朝廷寬恤安南之美意仍鋪備馬匹軍糧人夫依例界首迎接當司已於三月十六日示平下馬至二十日止有黎文粹持書來且欲緩其商量猶不明迎導之期良由包藏猜忌之心未委精誠之意且當年奉使寧有妄言推思曩者之誠可卜今日之事至若於世子百姓有益無益詔旨之後將自知之除已嚴行束約軍吏無得侵擾

百姓外今遣本司經歷官并令史王良馳驛前去點視本司官員一應合用驛馬軍糧人夫等事可限六日到來示平若復違期必須回轅聞奏天朝別聽區處俱念貴國數十年前歸附之勤造次失宜利害相從可不審歟庶燭焉不宣時遣公奉使就領軍送陳遺愛還國國人弗納

張尚書立道顯卿與世子書

至元二十八年禮部尚書張顯卿致書於世子至誠一

念不避嫌疑兩國之間正言損益我輩欽奉帝命使此遐方發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詔旨猶天地之於萬物無不包涵雖然小國多疑汝等更當宣言於世子大哉元朝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北越陰山本聖朝之基業南逾炎海罄諸國之稱臣回紇西域之酋王度流沙而入貢高麗東夷之國主跨遼海以來庭契丹女真西夏之君蓋逆天而殄滅白韃畏吾吐蕃之長由用命以婚姻雲南金陸滿甘遣男奉質大夏中原王宋納土為

貢惟舊安南蕞爾之邦形服而心猶未化雖任土修方貢之不闕而未盡其誠問罪興師固大邦之正理藏鋒避銳亦小國之卑情奈何與鎮南王拒敵爭衡敢昧君臣之分豈可與烏鳥輩用竒取勝深韜將相之機五不避之責首見春秋三可謂之道嘗聞魯語君子當知曩之所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斯言安在哉子之罪見此三者咸無焉何以知之倘大國軍臨小國固守疆場失而不返必棄土地而居海隅雖生何異於死雖存何異

於亡哉海隅之險不可依者一也江南四百餘州不能當中國之一鋒安南與江南衆寡何若焉能以拒上國乎今年與戰明年與戰今日戰死明日戰死小國之民能有幾乎此人力之衆不可恃者二也宋之有國三百餘年一旦掃地俱空與安南昔為父子之國唇齒之邦唇亡齒寒父亡子單理則然也此所以不至於單寒者以其臣附元朝天地相應氣運相通也今捨天道而尚人力豈不違天之道歟此歷數之遠不可賴者三也愚

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諸侯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軍旅之事踰時越境不以為難子何憚山高水濶之勞而成禍結兵遣使持書徑諭此意曠日持久不急回報其故何哉夫上思之地絶長補短不至數百里家計戸筭人民不滿五千宅逋逃之淵藪而執事又為之援者也初謂聖朝之與執事而執事之與黄聖許孰重孰輕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視夫蕞爾上思孰大孰小重與輕者有難易之分大與小者有安危之別不知

執事將從難而安者乎抑從易而危者乎為今之計其策有三試為執事晝之兹者聖許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脱身鼠竄馮藉威靈如死狗繫頸不煩加兵就縛來降通好如故此上策也上思地累兹於執事或左右一二同惡誘合舍匿未之聞知宜速乘此機會掩而勿失函首以獻此中策也以姦宄為唇齒海島為藩籬隱忍愛護而不發猶豫狐疑而未安内有容奸納叛之名外失以小事大之義坐待勝負臨岐一决此下策也若果出

下策我必具事聞奏天威不測或降之譴執事縱多修爾戰艦高深爾城池堅壁清野以待我師之至雖有譎謀詭計正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務在於悔過自新趨朝謝罪聖天子為萬邦之君並堯舜之德焉肯食言必赦小過而加大恩安南永享千年之國猶子與父世世相親樂既無以加於此者子之小國不圖今日之利後日頻海雖有彊大侵犯之敵焉敢反目於安南者乎此真可依可恃可賴者我元朝之大威德

也吁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愚非説客子勿涉疑於斯之未能信任自為之然則後禍吾不知矣

平章劉二巴圖平黄聖許與安南書

自宋氏亡國溪洞納欵將二十餘年雖貢弗修聖朝以為覊縻州郡置之度外頃歲以來致使黄聖許陰結外境之交内蓄不庭之志我是以有海隅之役不意執事納我叛臣自開邊釁如聖許者蠱惑羣小妄肆猖狂與夫射天箠地斬社稷而焚之者何以異我故為執事憂

之如養虎於家欲以自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誠不為利於已也明矣雖至愚亦知其所以然矣奚以言之討叛以罪不為無名師直則壯勝負乃分天戈一麾數道並進蹂踐爾土地剥喪爾家室而區區蟻封之域不能與天子之師抗衡也必矣而執事亦必蹈前日之轍載爾神主率爾人民扶老攜幼奔遁他所以致生靈肝膽塗地豈有為一匹夫而使無辜横罹其禍為社稷人民主當如是耶我今駐師靜江留此境土以待行李之來臨

書布悃不計繁喋唯執事慎擇焉

延祐三年中書省樞密院遣鄧萬戸翼劉亨字道宗并廣西帥府遣官趙仲良體察安南侵地界事劉千戸諭安南書云

竊謂以小事大者乃畏天之道阻兵而安忍者非靖國之謀逆順之理貴明安危之機當審自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居其一既非聲教不及之地今元朝一統文軌混同東而日本北而朔方外化諸國自古所未

臣者悉皆臣服負固八番今既平定且為郡縣惟安南為羈縻之地獨專廢置之權朝廷寛宥之恩比之其他可謂獨隆矣況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而厚往薄來懐撫之恵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作不靖肖延思啟雖内村之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闗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是朝廷係籍民戸口計較尋常之事而積丘山之罪稍有識者必不為此省院有聞且信且疑未敢聞奏朝廷恐觸天怒且先委自當職等體實情由

今目擊前項事蹟皆足顯証之事勢至此豈能自休而未審不執之謀誰為之者或果出於當國之人抑或啟於守邊之吏請明以告我以憑申呈若能遷善改過將所擒人口所占田土即行歸正是轉禍為福之機問罪之兵猶可及已若更執迷不返强事爭辭執事須聞奏必有施行嗟爾偏邦與聖朝度長絜大何啻倍加且正名問罪之師必有犁庭掃穴之舉泰山壓卵何所不濟識者以為何如貴國宜凜惟實之圖時安南世子著其

朝請郎阮必遇奏議郎杜則陽賫回牒并饋金銀等物

劉千户回文却饋物

前朝書疏

閩越擊南越漢武帝興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陳畧云

陛下君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稅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

懷德天下攝服人安其生自以殁身不見兵革今聞有

司舉兵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閩越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曾舉兵入其地也南越非有城郭邑里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戰慣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山川要塞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祖宗之靈方內大寧頒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

之用不令土司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輕薄反覆其不用法度非一日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兵革無時得息發兵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林深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虎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相隨曾未持兵相接而死傷者必衆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慘於心內有犬吠之驚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臣聞越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路不接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況南方暑夏痺熱暴露水居蝮蝎蠚生疾病常作未血刄而病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王弟甲弒之而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以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扶老攜幼以歸德

若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蕃越此必委質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音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秦時使尉屠睢擊越越人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音戍譎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急四方從之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敵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倖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被恩澤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維之夷狄之地

何足以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未逾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奉其首致王恢恢力以便宜案兵告韓安國而奏王頭馳報詔罷兵上使嚴助諭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誅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上嘉淮南王之意

漢和帝永元元年嶺南獻生荔枝唐羌上書

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荔枝龍眼等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南

土炎熱惡獸不絶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記曰逺國珍羞不以薦宗祖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勑大官勿復入獻可也

漢順帝時象林賊攻殺長史交州刺史樊演而弗克朝廷議遣將發荆揚兖豫兵四萬討之李固疏曰

荆揚盜賊盤結不散武林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騷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逺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促迫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

土潤濕加以瘴疫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外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里三四百日乃到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將吏驢馬之食不可計但師一興所費如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卒至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復當更發此為割刻心腹以補四肢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民吏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越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羌益州謗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就被召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冦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士之賞前并州刺史祝良性甚勇決張喬有破賊之功皆可任用於是悉從固議

漢末袁㣲客交阯寄荀彧書

交阯使君學問優博達於政事當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虞民不失業羈旅之輩皆蒙其慶雖竇融河西曷以加之

呉合浦交阯太守薛綜與刺史呂岱平士徽亂

岱被召綜上疏云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州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久矣越佗起番禺懷百粤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孝武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

長幼無别民缺禮義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從中國罪人居處其間稍使學書粗通禮化及錫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乃教民犂耕使之冠履建立學校導以禮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然土廣人衆險阻山林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户租税裁取供辦貢致遠珍名珠異香象牙犀角珊瑚鸚䳇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亦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寛常自放恣故數違法臣所見

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潘歆起舞屬京不起歆猶迫彊萌怒殺歆歆苗率衆攻萌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討之不克會稽刺史朱符以鄉人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黃魚一枚收穀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是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名出呂岱致有士民之變後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在其人伯牧之

任宜擇清能荒要之表禍福尤甚今交阯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綏依作盜寇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撿攝八郡用方畧智計安之庶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羣惡日滋

吴中書丞華覈表薦陸裔

才通行爽晉歷選曹遺跡可紀向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銜命在州十餘年擯斥殊俗寶玩平生內無粉黛翠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今之臣實難得也若

名還寵以上司則大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晉平呉撤州郡交州刺史陶璜上言

交州荒裔斗紀一方重譯而言連帶海島外距林邑纔數千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扶南種類羽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隷呉時掠刼良民殺害良吏臣以尫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征討剪其魁傑而深山僻壤尚有逋竄初臣所統之卒八千南土潤濕多有毒氣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只

存二千四百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捲甲銷兵未宜損約以示空虛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取詔從之

齊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上表

交州險艱荒要之表未可攻取遂致怨叛今宜綏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近關

宋太宗嗣位五年將取交阯王禹偁文諭曰

夫中國之於蠻夷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動伸縮隨諸

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也一人手足間血脉有滞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和則針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而針砭破膚也然折寡而益多矣君天下者其猶是與我太祖皇帝受禪於周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王之位視夷夏之病故一之二之歲藥庸蜀湘潭三之四之歲針廣越吳楚筋骸血脉頖然平康非王者神機偉畧疇能至此乎洎我后嗣守丕基取黎庶以為幽并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庸治乎於

是煉仁義之藥餌修道德之針砭大瘳于近而遥九州四海既康且寧顧爾交州逺在天末實九州之外而四肢之餘譬之於身猶一指耳雖有一指之患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昏庸被我聲教爾其從子況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炎漢銅柱髙標至于皇唐日南内地唐末多難未遑底平今兹聖朝盆覆萬國太平之業既成矣封禪之禮將巳修矣俟爾至此庸錫爾躬爾無向隅爾無不靖俾我為執檣仗鉞之討用屠小國雖悔焉追矧

夫爾水生珠我沉於泉爾貢用金我捐於山非利爾之寶也爾民頸飛我有車馬爾民鼻飲我有酒醴革爾之倍也飛刀野人也鼻飲者即交廣蠻獠間有是類爾民短髮我有衣冠爾民鴃舌我有詩書教爾之俗也煌煌炎州煙蒸霧煮我飛堯雲洒爾甘雨湯泉瘴海火傷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風爾天星老人謂不職我天紫微使以拱極爾地魑魅人懼其恠我鑄大鼎使以不害出爾島夷覲明堂辟雍乎脱爾卉服慕華衮山龍乎爾其來乎無速厥辜若將

其車徒戒其鉦鼓向化其赦逆命其伐惟向惟背爾其審之

太平興國五年征交阯不利田錫上疏云

今交阯未下戰之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云鈍兵挫鋭臣聞聖天子不務廣於邊鄙惟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輕取之必聖德日新遠人自然入貢外國自然來降彼國自有災厲彼國自有凶荒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

人先天而不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曰方成王之時越裳來貢重九譯而至周公問其何以來其人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下州三百有六十羈縻州有一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不必加兵自求内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去者不習水土居者大半夭傷宿兵已久死亡頗多陛下念征戰之苦思用度之廣愛兵惜力無鈍兵而費財修

德來遠無畧内以勤外即詔執事寛其誅戮又何必蕞爾蠻陬勞陛下之震怒以傷朝廷之大體也太宗賜璽書言事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得諫臣之風深足嘉尚邦國之事朕思之甚熟於興師伐叛皆有理而為之且非無名之舉也頃以一境簒奪相繼廣西轉運使有狀奏言丁璿之家被賊遇害亂靡有定民將疇依況累朝以來修貢不絶為人主者忍不救之爰命偏師往安彼俗既不貪其土地令即罷其干戈

宋熙寧九年張方平上神宗論交阯備禦十事

其九曰

本朝宗祖有邊防大事亦嘗採博議今安南之舉興師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著然聖志先定國論以協伏願特降璽書内外近職之臣令各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慎重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懐觀其臧否亦以見羣臣之才識愚者千慮當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

熙寧十年監察御史蔡奉喜上神宗再征交阯

書

臣聞漢儒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傳曰江海納汙國君含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錙銖以較之則道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不治治之而天下無不治也伏自交趾之弗率一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望丁男之轉輸而斃于路者相繼縻國之內賦以億萬計可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海窮山霧毒之

淵藪其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顧何補於天下若討安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義何以加此然而郭逵趙高尚未罷歸邊兵未還營伍外議喧傳以為李乾德之降義不深自隱匿朝廷再欲興師不識有此否乎夫蠻夷之俗處荒服之外通譯而能書者三代之治蓋詳容矣亦以為不足治也何者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小而困大今朝廷以蠻夷以掠刼為事既已收其境土而殘其元惡其黨類愚頑復為異日之患即

用逵禼之徒以守之使其法令嚴而征討不施可也萬一有再事征討之策臣願更詳思熟計安息數年候瘡疾平淺然後留意未可輕議以恢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誠識淺言輕干冒天聽

安南志畧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安南志畧卷六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祝汝弼

安南志畧卷六

元 黎崱 撰

表章

至元十五年安南世子孤臣陳

上言於上天眷命皇帝陛下臣父歸順聖化二十餘年仁恩咻煦德天地也荒穢包含量山海也臣父一生感戴甚厚至元十四年不幸臣父不禄將薨之日謂

孤臣曰陛下寛大度不遺小因諒爾必蒙世及之恩吾今但以天不假我之年使不得乆事天朝為恨耳臣丁父喪之初年貢之期適滿臣不敢以憂難之累仍差前使黎克復等乘時來覲而復其年貢續差中侍大夫周仲彦中亮大夫石德劭等充行人使奉齎表章及方物詣闕進獻遵交職業罔敢失墜上教子以忠之訓小國生靈皆謂父臣殁後臣能繼父志述父事在此行也陛下矜憐忠直必加褒奬則我世子

不幸中實有幸自各延頸北望日月以兾迨至元十五年周仲彦等未還惟天使柴尚書等齎詔書與前黎克復等同來小國遂率百官具禮迎臣焚香拜讀伏見詔書以諭入朝臣不勝驚懼葢縁臣生長越裳稟氣軟弱水土不諳暑濕不耐恐道上有妨徒暴白骨致陛下仁心亦自哀傷之耳而無益於天朝之萬一也陛下與天同體臣事陛下其如事天雖正色蒼蒼九重深遠然天威未嘗敢違顔咫尺君恩未嘗不

銘於方寸也其在周成之臣重譯來貢武帝時置之度外以其哀小國道路悠遠山川險深之故方今陛下舟車所至霜露所降凡屬照臨莫不臣服比之周漢實相萬萬不可同日而語天地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天下一統之大者也陛下施仁行政必先於鰥寡孤獨之人至於昆蟲草木之微各遂其性臣獲罪於天惟不克荷是懼陛下政遠於周仁深於漢伏望陛下哀孤臣之單弱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

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抑亦小

國生靈之大福也

至元二十九年安南世子陳　上

表言六尺微孤夙蒙父訓其於臣事天朝毋廢歲貢一

事切切然常在懐也所以懼僭罪特遣中亮大夫嚴

仲羅古武大夫陳子長等以至元十七年九月奉齎

貢物詣闕進獻上克盡事天之誠下克紹先人之志

迨今年二月天使正議大夫張顯卿奉順大夫闕

等奉齎天語及賜物同嚴仲羅等回來小國宗族官吏百姓耆老舉國欣欣然相告聖天子恤孤以仁待人以恕其必脫我生靈於塗炭之中臣與小國百姓豈勝驚懼其事臣父在日已嘗遣奏當臣未預政素所不知非獨敢歸於父以求自免於罪萬罪在臣也萬一天朝曲垂寛宥是臣之幸否臣之罪不勝誅矣至諭以親來赴闕聖天子不惜王爵符印復封土如故之事則臣與小國宗族官吏等驚愧稍甦死魂

復定以謂天朝若不存念豈能諭及此耶臣祖父在時天朝嘉其忠勤憫其遼遠置之度外故中統二年詔封王爵賜以符印即勑我兵不入宋境不寇禮樂不改舊俗臣父得保首領以歿生靈至今受賜不淺在臣父之世不幸邊方構禍然事上一節終始不踰迨於臣身僭代守土辱蒙天朝再念孤臣之心又可知臣生長遐陬水土不服寒暑不諳小國諸使往來為瘴死常六七設不能自量徒死於道路終無益於

事且小國蠻夷爾風俗澆惡一日無主雖昆弟不能
相容聖天子育物為心字孤為念小國之臣尚不忍
遺況臣之祖父世世事君忍使骸骨暴露社稷丘
墟者乎夫世之人茍有得面聖者在佛書云為生大
福儒書云千載一遇臣豈不欲覲光上國躬沐聖恩
而遽乃違命以速禍者哉天日在上誠以常情貪生
畏死臣去天遼遠得罪一隅其幸獲寛裕者恃有陛
下日月其明天地其量否則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洗

臣之罪也臣言及茲肺肝若剖伏惟陛下哀此煢獨念其困窮察微臣之苦衷原微臣之重罪俾微臣得以苟延殘喘以竭事天之誠百姓各保性命以享好生之德豈惟微臣粉骨碎身不可圖報聖功之萬一毋亦普天下萬口一辭同祝聖壽之萬億也

至元三年三月安南陳　百拜上

數十年父子滔天之罪迨今日冰釋矣存者亡者得拜天地父母更生之賜中國諭以有生之類寧有長久

安全者乎臣與一國生靈驚懼失望莫知所措臣聞古今無不死之地而所恃者有好生之天聖天子以天為心恤孤同仁則可以長久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則何往非死地也天詔曰徒以歲幣虚文巧飾見欺於義安在臣讀此段凜然肝膽墮落雖若聞此一身不幸莫大既不得生於天子之庭其表誠者在乎土宜而已臣豈不知聖朝天覆地載梯航萬國奇貨珍寶靡所不有何以臣小國進獻為哉然臣猶不顧

其罪而復冒昧者臣事君之義不可廢也在天詔雖以義安在臣下安敢廢職耶伏望皇帝陛下父母其心乾坤其量包荒含穢曲賜矜存臣亦心欣順天受封冊俾臣襲恩獲供職貢如故上以盡事天之誠下以克承先之志豈惟微臣一介復保延殘喘抑亦百萬生靈同享天地好生之大德臣犬馬下情區區自謂雖千生萬死粉骨碎身亦不足以圖報萬壽願天賜皇帝敷錫庶民臣祝聖壽萬億千春伏以帝齡億

萬正八千歲春秋之初華祝再三七百里要荒之外

普天交慶曠古未聞臣誠懽誠忭頓首稽首伏惟皇

帝陛下聰明日躋智勇天錫以一怒而安天下應五

福而澤庶民奄有四方自漢唐絶無之事不遺小國

即堯舜所用之心有執而有容得名必得壽臣南荒

坐井北面拱辰三十年犬馬拳拳一寸忠天日浩浩

俯陳金鑒徒懷金闕之瞻遥奉玉瓶遠望天門之闢

臣謹齋沐親自撰寫頌一章塡以金冊封以金函差

陪臣陶子奇等奉表稱賀以聞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陳　上表

臣謹昧死百拜上奏臣伏今年二月十四日恭親天使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奉齎天詔俯臨下國臣謹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道躬迎三呼百拜跪讀天詔謂曰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聖天子涵洪寛大如此臣等不勝欣喜踴躍之至感聖恩之萬一也

至元元年安南世子陳　表賀成宗皇帝即位

龍飛九五回生意於龍躔象譯重三馳賀忱於象魏一人有慶萬國咸寧欽惟皇帝陛下文炳域中仁翔海表柔遠能邇常守道以為心偃武修文屈仁兵而不戰克廣穆穆宜君之善有光明明我祖之功霽雷霆而施雨露之恩割封畛以示乾坤之量與民更始隨物皆春臣等幸際離明歡聞渙號瞻天北闕心傾北極之尊居守土南荒預祝南山而上壽

安南陳　請大藏經表

臣僻處炎荒夙依皇覺緬懷蒙闕傳自中華唐宋在時曾馱來於白馬大兵至日已化作於死灰嗟莫覩於祕文竟難尋於舆旨如入暗室而無慧炬如濟苦海而失慈航念此小邦闕於大藏若不請求於上國曷以開導於羣生欽惟皇帝陛下虞舜為君釋迦生世以濟物度人為念以博施濟衆為心幸不祕於玉音莫大閒於寶藏自天而下賜萬五千餘卷之經遵海

而南救百姓億兆民之苦此功德即前功德廣大無邊今聖人即古聖人流傳有此時中書奉詔賜之

至大二年安南世子陳　表賀成宗皇帝即位

伏以乾龍初造上天之景命有歸澤雁安眠中國之至仁遠被懽騰海宇望協華夷欽惟皇帝陛下聖德日新智勇天錫削平禍亂威靈震疊於遐方坐致雍熙聲教暨漸於南徼復古之規模宏遠鼎新之治化更張混文軌於寰瀛壯基圖於磐石一人有慶萬國咸

寧臣世守龍編誠馳魏闕景仰日中離照咸思精忠

嘉茲海隅蒼生共陶至化

至順元年安南世子陳　表賀文宗皇帝即位

聖神廣運智勇兼資德意仁聲固際天而蟠地風化教

被葢自北而及南名振於今功高於古遠懷邇服布

世祖之經綸武偃文修恢至元之禮樂坐令華夏同

底雍熈臣世守外藩心傾北闕望雲霄於星拱路雖

阻於八千拜日表於海隅顏若遠於咫尺

至元三十一年內附安南王陳益稷表賀元旦節

伏以正月始和使萬民之觀治皇天眷命奄四海以為君朔日在壬而東郊迎春太歲居午而南面聽政陰陽交泰文軌混同申賀皇帝陛下克寬克仁乃神乃聖宜乎在位之久致斯有道之長八百餘國之朝功烈上加於周武三十五年之治規模遠邁於漢光壽域重開熙臺同樂臣益稷符分服外葵向日邊以

申誠報滄海之恩俾遐邇歸聖朝之化備膺五福願
獻箕子陳皇極之言遥拜三辭敢效齊侯奉天子之
命
至元三十一年安南王陳益稷表賀成宗皇帝
即位
夙稟睿聰表彰仁孝春秋方盛符舜生三十之年日月
重明延周過八百之祚傳神孫以神器人望久歸尊親
號以報親天下至養當保泰持盈之際存繼志述事之

心龍御雲從雞竿澤沛臣歸身天北封爵日南恩深

感於皇朝報未酧於素志初即帝位嘉同漢臣推戴

之誠願近天威庶効齊侯下拜之禮

大德十五年夏五月武宗皇帝即位安南王陳

益稷表賀

伏以昌運啟聖肇登寶位之初眷命為君光照瑶圖之

永兩間扶賛萬國謳歌欽惟皇帝陛下曰聖曰聰有

功有德雷電赫濯風揚衛社稷之威雨露沾濡新溥

育人民之澤徽號重慈宮之進舊章嚴祖武之繩臣
叨爵茅分引誠葵向朝來玉帝鸞班遐阻於臣工尊
拱冕旒虎拜遥伸於江漢

至大四年春三月仁宗皇帝即位安南國王陳

益稷表賀

伏以昌運啟聖肇登寶位之初眷命為君光照瑶圖之
永福延社稷喜溢臣鄰欽惟皇帝陛下天運神功日
新睿聖重華協帝允符朝野之謳歌全付有家夙荷

祖宗之顧託用敷渙號式迎太平臣叨爵南方馳情
北闕風雲慶會幸快覩於龍居江漢對揚欲遥伸
於虎拜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皇帝即位安南國王臣陳
益稷表賀

天臨丹扆龍飛九五位之星陽綂紫宸虎拜億萬年之
壽治新景運緒述丕基欽惟皇帝陛下握符闡珍受
圖膺貢尊親報本加數后之徽稱肆赦恤刑溥民生

之厚澤奉先世繼傳之志應寰宇繫屬之情臣爵錫舊封光依上國身居南紀願同江漢之朝宗心向北宸遥叩闕庭而慶賀

前代書表

南粤王趙佗上漢文帝書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髙后用事别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

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髙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返及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諸吏相與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髙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髙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粤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夙興夜寐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宋太平興國五年交阯丁璉薨弟璿立大校黎桓篡之太宗舉兵伐桓桓詐代璿上表

世膺朝奬僻居海隅假節制於蠻徼修貢職於旅宰屬私門之薄祐值先世之淪亡王帛駿奔敢稽於助祭土茅世及未預於守藩臣父部領兄璉俱荷國恩恭

分閫寄謹保封路莫敢怠遑汗馬之勞未施朝露之悲俄至臣堂構將圮衰裳未除管内軍民將吏藩裔耆耋共詣苫塊之中俾權軍旅之事臣懇辭數四請逼愈堅未及奏陳又慮稽緩山野獷惡之俗洞壑狡猾之民倘不循其請恐因生變臣謹以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州軍事伏望賜以真命令備列藩慰微臣盡忠之心舉聖代賞延之典克治遺業用撫遠夷銅柱之墟庶宣扞禦之功象闕之下永輸獻琛之誠惟

陛下俯憐其過未忍加罪闕

宋開寶六年安南陳　授位於子表

臣聞人惟知足身退不待暮年子既克家續紹乃無墜祀此天道古今之常不啻人情上下之同然敢陳內授之辭輒瀆葢高之聽伏念臣功無帝賚爵忝侯封受命於朝復阻來朝之禮納忠於國未酬報國之心茲惟難哉吾甚懼也顧蒲柳未秋之質敢釋負重以偷安葵藿向陽之心思近清光而罔後時既稽於請

命奏敢後於封章終日戰兢省躬跼蹐謹奉包茅之貢薄寓獻芹之忱少充闕庭庸伸遠職伏望陛下散皇明於幽燭運元德於昭回察臣愚蠢之衷憐臣感戴之重容民畜衆明學術之可傳窮機調微寓析薪之克負光賜衮衣之寵使同帶礪之盟臣所願求天必從欲錫太上國主之號冀十行詔旨之頒苟稱塞於鄙懷實寵光於敝邑臣敢不終身正行抗節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德涓埃其報仰酬海嶽之恩

附宋時占城國修貢表

占城本日南郡象林邑後世國亂遂建也漢末邑人叛國號林於占城名占城國

臣僻處海隅久被王靈之寵遠馳方物聿修臣職之供輒轉奉封上干典屬竊以越裳重譯聞盛德而歸周槃木獻歌懷至仁而頌漢惟一人篤邇而舉遠故百蠻慕義而嚮風況小邦雖稱遐陬在昔日益為列郡象林晝邑常歸粵地之圖銅柱分疆尚看伏波之迹適樂推中土多有歷年方藝祖開基首駿奔而來賀

數朝繼絡亦踵至而貢修嘉穜助於豐年珍奇獻於
上苑每荷蓼蕭之澤聿知葵藿之心頒綸綍以丁寧
錫秉黄于藩庶臣幸逢興運竊撫故封文詔分輝聊
偷安於蟻垤光天在望隨趨賀於龍庭敢陳任土之
儀少効包茅之貢恭惟皇帝陛下仁同一視道合三
無舞干羽於兩階誕敷帝德執玉帛者萬國咸造王
廷豈尚綏寰宇而求永昌方將發西城而撫交阯容
光必照不忘僻陋之區岐道有夷職在要荒之服臣

占風服化就日馳誠涉萬里之瀛波第勤輸賮夢九
重之鈞奏徒悵戴盆誓殫綿薄之忠永答洪龎之施

安南志畧卷六

安南志畧卷七

元　黎崱　撰

漢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 附三國時刺守

鄧勳南陽人後漢西華晨祖父為交州牧益居昌居翁子也漢五鳳五年交州刺史鄧讓不知何許人按光武紀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於是讓率諸郡太守

遣使奉貢悉封列侯

錫光漢中人平時守交阯教民禮義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中號曰任

聖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漁獵為業不事耕種乃教

墾闢歲租開廣百姓充給貧民無禮聘者延令長吏

以下省俸禄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人是歲風雨

順節禾稼豐衍其産子者名為任視事四年召還九

真人立祠

蘇定建武初守交阯貪暴由是徵賊殺定而叛馬援平之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為漢太子舍人顯宗時守日南以惠愛為政懷來異俗遷九真太守

張恢顯宗時守交阯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司農詔頒羣臣

胡貢廣父也為交阯都尉

樊演順帝永和二年為交州刺史日南象林賊蠻區憐

反演發兵擊之

張喬永和三年為交州刺史遣使慰誘象林叛賊悉降

祝良字邵卿湘人永和間為九真太守初蠻區憐叛良至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悉平

周敬字子敬吳人也永和六年守交阯上書云交土既遠處九州之外北望京師若瞻雲漢宜有方伯為國南藩遂拜敬交州刺史

夏方刺交州順帝初交阯反搖扇九真相與連結方誘

以恩信賊降以功遷桂陽刺史延禧三年以九真餘冦復命刺史交州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

楊扶會稽人也祖茂從光武征伐有功命扶為交州刺史

倪式永壽三年居九真時夙令貪暴邑人殺令率衆攻九真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二子為郎

魏朗字少英會稽人以彭城令為九真都尉永壽三年蠻叛倪式戰歿朗至厲兵五千破賊乃平

祝恬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為司徒以直言犯上

斥為交州刺史政清恩被甚得民心

葛祗延禧六年交叛為賊所拘

丁富桓帝時刺史交州召為司徒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禧為交州刺史

虞韶翻父也後漢日南太守恵澤及民身死歸鄉有鴈

隨棺會稽棲塚乃去

朱儁字公偉會稽人靈帝光和元年交州梁龍與南海

太守孔芝叛拜雋交州刺史道過本鄉率家兵及所調五千人[家兵家童調調發也]從兩道入先觀實虛宣威揚德以震動其心既而七郡兵進追之斬梁龍降數萬人以功封都亭侯

李進字登高靈帝時交州刺史

賈宗字孟堅聊城人舉孝廉遷京兆尹交阯多梗化其前後刺史率無清行吏民叛怨中平初三府舉宗為交州刺史宗到郡移書告示各復生業招撫荒散蠲

復徭役斬渠帥簡選良吏百姓安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周乘為御史以直忤意出為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絶域習俗貪濁彊宗聚姦長吏肆虐侵漁萬民臣受深恩職預爪牙欲為聖朝掃清一方時屬城解綬去者三十餘人沈佺期詩云周乘安交阯

蹇蘭漢交阯太守

賴先交阯太守至元二十二年内附安撫使賴益歸乃其後也

黄盖吳日南太守貪冒見逐

儋萌守九真以私怨殺功曹歆歆弟殺萌

朱符建安五年刺史交阯侵虐强賊逐殺之

張津字子雲南陽人建安八年刺史交州與劉表有隙

遂興兵為其將區景所殺

賴恭零陵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仁謹不習世故為

蒼梧太守吳巨所逐劉先主用為太常

綦母團會稽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建安七年孫權表治為扶義將軍九真太守時平夷越

士燮字威彦其先魯國汶上人遭王莽亂避兵交阯六世桓帝時燮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本師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為作經解由孝廉補尚書郎以公事免官舉茂才遷交阯太守董卓亂交阯刺史朱符為賊所殺燮至郡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國人加愛中州士人往依避難燮弟壹守合浦兄弟並為列侯雄長一

方出入鳴鐘磬簫鼓車馬滿道夾轂焚香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當時貴重震管百蠻尉佗不足踰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擾亂帝賜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遏劉表遣賴恭窺南土今以士燮為綏南將軍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燮乃遣吏張旻奉貢京師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兄弟奉節度權以燮為左將

軍遂遣使入貢遷燮衛將軍封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雜香明珠珊瑚琥珀孔雀犀象奇物異果芭蕉龍眼之屬無歲不致燮在郡四十年壽九十卒

士䵋燮弟也為九真太守

士徽燮子也燮卒自領交阯太守權遣陳時代徽為太守徽拒之後為呂岱所斬

戴良交州刺史黃武五年以交阯遠合浦以北為廣州以南為交州拜良為刺史良與陳時入境士徽拒之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亂江東南為吳中郎將征南將軍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外附内逆騭誘斬之權遷騭為交州刺史到郡威聲大振南土遂平延康初權遣吕岱代之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乃拒於益陽備敗績而零桂諸郡猶驚擾騭討平之

吕岱字定公廣陵人吳黄武五年為交州刺史初交阯士徽懷逆拒命岱督兵浮海進討士徽懼率兄弟六人降岱皆斬之又遣士南宣威命徼外扶南林邑諸

遣入貢以功遷鎮南將軍追封番禺侯孫亮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知賜錢絹年九十六卒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少依旅人避地交阯從劉熙學權以為合浦交阯太守與交州刺史呂岱平士徽亂

陸胤字敬宗凱之弟也吳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賊攻沒城邑遂以胤為交州刺史大畧諭以恩信務崇招納遺以財帛賊衆及民莫不稽顙交域清泰拜安南

將軍永安初封都亭侯

孫諝永安中為交州太守貪暴會吳主遣使至本郡又擅調孔雀二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郡使呂興殺諝以郡降晉九真日南皆應

陳襲臨淮人永安七年為交州牧值孫諝虐政後復分海東四郡為廣州以熊牧為刺史海南三郡為交州以襲為刺史移治龍編

虞汜字世洪翻子也孫皓建衡初為監軍使者與諸將

薛珝陶璜李勉徐存等擊交阯擒殺所置首將九真日南皆降虞汜以功拜交州刺史封餘姚侯

朗姓未詳字奉先桂陽人為吳九真太守

綦毋俊吳交州刺史

修則湛父也吳交州都督晉交阯收楊稷斬之

劉俊吳交州刺史為毛炅所殺

爨宗蜀命領交州事或云晉交州刺史

毛炅蜀交阯太守或云晉將軍

安南志畧卷七

安南志畧卷八

元 黎崱 撰

六朝交州刺史都督交阯九真日南太守

董元晉九真太守

爨谷交阯太守

馬融代爨谷

楊稷晉交阯太守

孟幹隨毛炅自蜀出交阯為吳所擒後歸晉陳伐吳之計晉武帝以為日南太守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吳會稽太守初吕興殺孫諝以郡附晉晉武拜交州太守為統所殺復遣爨谷及巴西馬融皆病卒以霍弋楊稷補其缺與毛炅董元孟幹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修則劉俊吳建衡三年秋遣虞汜薛珝陶璜拒楊稷等戰分水璜退保合浦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反

失利其責安在璝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
故致敗耳璝欲引軍璝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徑至交
阯董元拒之將欲戰璝疑斷墻內有伏兵乃使列長
戟於其後纔接元偽退璝追之伏兵果出璝以長戟
逆之大敗元衆獲其寶物𤥨乃謝璝以所得物遺之
董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璝令其弟為書與系又
遺象乘輅導從而行元曰若此系必有去志即殺系
璝攻交州九真日南皆降遂拜璝為交州刺史璝有

謀策周窮好施得人心夷獠梗化者璜討平之璜被詔土人請留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晉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為冠軍將軍璜在南三十年及卒舉州號哭

吾彦字士則吴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吴亡歸晉為交州刺史初陶璜死九真戍兵作亂彦討平之斬賊帥趙杜在鎮二十年恩威宣著南州寧謐

顧祕字公直吴將軍愷子也代吾彦為交州刺史

顧參秘子也秘卒州廹參領州事

顧壽參弟也參卒壽求領州事州人不許乃殺長史胡肇等梁碩以兵擒壽併其母皆鴆殺

陶威一作成璜子也梁碩殺顧壽迎威領交州事

陶淑繼威為刺史

王敦晉鎮東將軍都督江淮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就王敦求廣州不許會廣人怨刺史郭訥而叛遂與温劭迎機為刺史敦遣參軍葛幽追至盧

陵機叱曰來取死耳幽不敢追訥聞劭附機遣兵擊劭為劭所敗訥遂握節避機機入城恐敦討乃更求交州敦以機難制從之機趨交州為梁碩所拒遂往鬱林會杜弘破桂林機勸洪取廣州於是洪與機俱反尋為陶侃平之

張伯義唐安南經畧使始築大羅城

康謙北方商人為安南都護

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風因留焉歷使中國永泰二年為安南都護時生蠻侵德化龍武

二州境詔朝衡往平之

輔良交德宗建中三年為安南都護時演州司馬李孟秋峯州刺史李披岸叛自稱安南節度良交斬之

高正平安南經畧

張應唐安南經畧卒於官其佐李元度以兵脅州縣為安南經畧

趙昌字洪祚為虔州刺史會安南酋獠杜英幹叛拜昌為都護夷落向化居十年足疾請還以兵部郎中裴

泰代之德宗召昌問狀年踰七十召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

裴泰見上

張舟始為安南經畧判官憲宗元和三年遷為都護前經畧張伯義所築安南大羅城高二丈二尺門各有樓東西各三門南北各五門上置鼓角城内造左右十營裴泰時驩愛二城被還王攻破壞毀殆盡還王占城王也舟又築之置軍中器械八千事

杜正倫相州人太宗知名爲中書侍郎太子左庶子以

太子承乾敗貶正倫交州都督

實德明唐愛州刺史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亮子也爲中書永徽末遷潭州

桂州都護後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遂良不軌武后怒

貶愛州刺史歲餘卒二子彥甫彥仲亦流愛州皆殺

之咸通五年高駢平安南始表歸陽翟

柴哲威高宗朝坐弟令武與房遺愛反流邵州爲交州

都督為吏清而刻累遷御史中丞四年遷交州刺史

劉延祐垂拱三年為安南都督舊俚户歲半租稅延祐責

全入衆怨謀反延祐誅其渠李嗣先而餘丁殺延祐

據交州桂州司馬曹植靜討平之

劉祐唐安南都護家巨富每養猪雞死則勒奴僕培填

自奉儉未嘗兼味

元楚客江陵人開元初遷安南都護同楊思朂平蠻渠

梅叔鸞之叛

宋之悌之問弟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劒南節度使太原尹坐事流朱鳶時蠻陷驩州就授交州總管擊平之

杜朋舉唐景龍末為濟源尉夢中入一府見一碧衣相接甚恭曰少府當為安南都護某安南㘣戶也故先敬恭願自保後果為安南都護

何履光桂州人天寶十年為安南都護權兵代雲安南九真以南粤蠻子俚攻之履光欲出迎司法左書高士廉曰長真雄兵在建城糧少不能久城中勝兵尚

可以戰奈何受制於人命廉為行軍司擊長真走之

隋亡履光納欵於唐即授交州總管

安南志畧卷八

安南志畧卷九

元　黎崱　撰

唐安南都督護經畧使交愛驩三郡刺史

李大亮貞觀初為交州都督

李壽唐宗室為交州都督貪冒得罪

李祖向字季良光州人貞觀初李壽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向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名至帝謂之

曰交州大藩須賢牧為之前任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畧為我鎮之勿以道遠為辭祖向既謝而復悔之遂以疾辭上遣杜如晦諭旨祖向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曰匹夫相許猶存信卿昔許朕豈得悔之宜早行三年必名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為南瘴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不得何以為政命斬于朝堂尋悔復其官廕

李道興唐宗室也封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

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憂卒于官

李道彥貞觀中為交州刺史山獠叛道彥平之

李鑑邑王仲符子也任交州刺史

柳楚賢蒲州人貞觀中為交桂二州都督

李凱梁天鑑四年為交州刺史而叛

李稷以交州長史平李凱亂擢為交州刺史

王變梁州刺史

侯懿字世泰大同初為交州刺史嚴刻失利土豪李賁

反懿奔廣州梁主遣交州刺史孫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軍擊賁問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懿趣之衆潰而歸懿誣奏問及子雄逗留皆賜死

楊瞟梁州刺史與陳霸先流兵攻李賁進兵嘉寧賁逃入屈獠洞洞人斬首以獻

陳霸先字興國吳興人意氣雄傑涉獵經史以廣州參軍為交州司馬與楊瞟討李賁會西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奉命伐罪宜捐死生以赴之豈事逗撓不進

長寇惑衆乎嫖推霸先為先鋒所向摧陷以功授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簡文帝大寶初為交州刺史後即帝位

歐陽紇陳大建初督交廣領十九州軍事十餘年威著百越高宗疑之詔徵還朝紇懼遂反

楊縉陳交愛二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楊休浦字衛卿縉亡代領交州都督

李隨仁壽闕年為驩州刺史

丘和洽陽人隋大業末年交州太守撫綏盡心異域安之

阮彌之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王范陽邁出外其將阮無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城彌之汎海遇風三日無頓止所夜遇賊於合浦陽邁部船五百來戰彌之射中陽邁舵工船敗縱横單舸接得陽邁而遁彌之遇風溺百餘里難以制勝遂引師北還

阮研宋交州刺史善草書

張穆之字思靜梁張后父也為散騎侍郎始與王濬善後鑑其禍萌乃求為交阯太守政有異蹟史書罕明

檀和之高平人元嘉末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有威名盜賊屏路林邑王范陽邁叛和之及司馬蕭景憲副將宗慤進討和之為先鋒攻城克之多獲其異寶

桓閎字叔通宋交州刺史

房法乘齊永明中為交州刺史好讀書常有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易將吏法乘怒擊登之登之

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出將部曲襲執法乘法乘心疾動不視事遂以登之為刺史

伏登之見上

劉勃錡祖也齊交州刺史

劉楷齊交州刺史也將行聞羽監桓深者故刺史桓閎子也雅而學者遂令同行深未至交州卒

阮敉守思度瞻族弟也為吏部郎成帝幼庾氏執政敉求為交州乃授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到州日暴疾卒

追賜廷尉

夏侯覽晉穆帝永和元年守日南駞酒亂政民怨之夷帥范文襲殺覽以尸祭天遂據日南

朱藩永和三年為交州刺史初林邑王范文據日南藩使督護劉雄戍日南文攻陷之又攻九真士卒十死八九護督滕俊率交廣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

楊平永和七年為交州刺史與滕俊討林邑其王范佛子敗面縛詣軍門請罪與盟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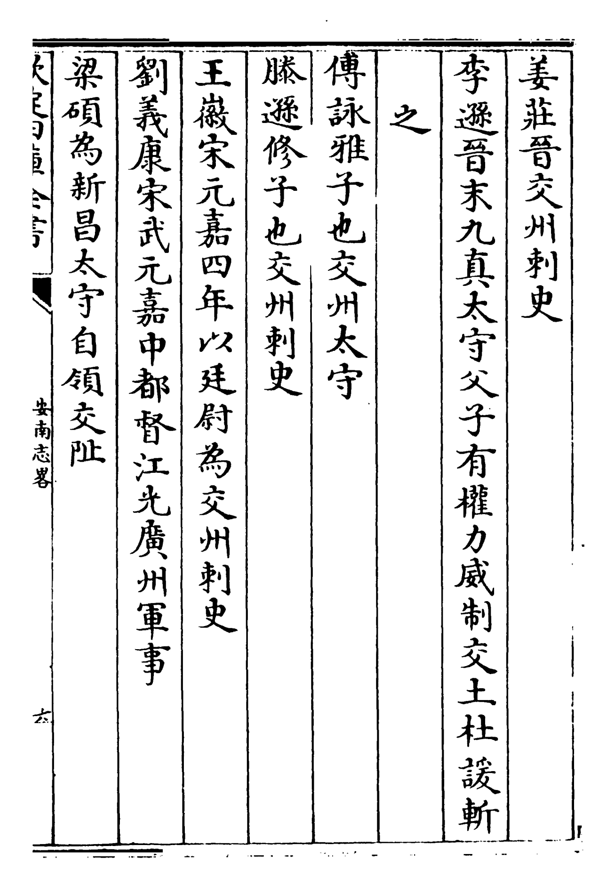
阮敷永和九年為交州刺史討林邑王破五十餘壘

温放之嶠子也以侍郎遷交州刺史晉升平中將軍征林邑太守杜寶别駕阮朗不從放之怒其沮衆誅之遂領兵擊賊范佛子降林邑城東五里有温公二壘

杜寶為交州太守

滕含晉交州刺史升平末再征林邑平之

葛洪字稚川年老欲煉丹延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姜莊晉交州刺史

李遜晉末九真太守父子有權力威制交土杜瑗斬之

傳詠雅子也交州太守

滕遜脩子也交州刺史

王徽宋元嘉四年以廷尉為交州刺史

劉義康宋武元嘉中都督江光廣州軍事

梁碩為新昌太守自領交阯

王諒少有才幹王敦擢參府事初梁碩專威交土敦以王機為刺史碩拒機而迎故都督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敦謂諒曰修湛梁碩國賊也卿至即斬之諒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諒執之碩固爭曰湛故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諒曰是君家故毋預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使客刺碩衆圍諒於龍編侃遣兵救未至諒敗碩逼其節諒執不與遂

斬右手旬日而死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性聰明勤於吏職為江夏太守遷龍驤將軍時敦以王機刺交州為梁碩所拒機與杜洪温劭及交州秀才劉沈等反據廣州侃討平之斬機等傳首京師侃以功遷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郡軍事兼領交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封長沙郡公

卞展晉交阯太守

褚陶字季雅晉九真太守

張璉字君器按晉成紀云咸和三年秋交阯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曾勰擊破之按王頊之記云璉為交州刺史封高侯途經店山愛其風土因居之與常紀不同未知孰是三年以來計甲仗三十餘萬事令左右起樓三十間貯之先有戰船數十艘且遲鈍舟造成艟艨三十二艘每船載水手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車努二枚棹船向背疾如風自占城真臘

悉修貢職舟歿栁子厚作祭文

馬總字元會元和間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清廉不撓用儒術教其俗獠人安之建銅柱唐德宗以總為伏波裔韓愈送行詩紅旗照海壓南荒

李象古唐宗室為安南都護貪縱不法會黄家洞反象古授驩州刺史楊清兵三千助討清還襲殺象古

桂仲武唐都護平楊清亂

裴行立唐安南經畧使時還王國數人李樂山謀叛其

君來乞師行立斬之歸其尸蠻人悅服部將杜英策
范廷芝者溪洞豪也隸於軍他經畧使多假借㬥恣
難治行立每斥其罪罰之許自効故英策効力廷芝
嘗沐浴久不還行立與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
復然遂笞殺以尸還范氏更擇良子弟代之於是威
風𡧓行陟桂管觀察使黄家洞叛行立平之代桂仲

武為安南都護

李原善為安南都護寶德初奏移府於北岸

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泰和二年峯州刺史王昇朝叛
約討平之後為亂軍所逐
馬植字存之文宗開成初為安南都護其政清靜不煩
民安之化諸南蠻皆來納款
武渾為安南經畧會昌三年為亂軍所逐
田早弘正子也太和間為安南都護
王式宰相起子也宣宗時為安南都護初田早作木柵
歲糜緡錢既不時完而催督益急式至樹為木柵為

没濠周植剌行寇不敢犯後蠻兵入畧錦田步式令譯者告之蠻夜引去謝曰自薄貘非為寇初都板羅竹久專府政式杖黜之

崔秋大中六年為都護為褚遂良别立碑記

田在府布子也為都護頗立邊功

李琢大中時為都護貪暴以斗鹽易一牛夷落怨叛結南詔蠻段酋遷號白衣没命軍攻安南府起居郎張雲疏曰令狐綯用李琢鎮安南首亂南方贓虐流著使

天下兵戈調斂不及皮日休作詩刺之

李鄠為都護屯武州咸通初為蠻所攻而遁

王寬代李鄠為經畧招討使李琢奏罷防冬六千人謂

桃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可能遏蠻入寇蠻酋

以女妻由獨子遂帥衆附蠻寬不能制

蔡襲咸通三年代王寬為安南經畧十一月南詔蠻

圍交阯襲嬰城固守救兵不至正月蠻反急城陷襲

圍餓死者七十人襲與其下徒步力戰欲趨軍船船

已離岸襲溺水死荆南將士四百人走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鬬入南城殺蠻二千餘人而死惟幕府樊綽取襲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詔西陷交阯所掠且十萬人留兵十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安南

宋戎咸通四年為都護與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領南嘗苦餽運陳磻石請造千戶大船自福建運米以餽南軍從之軍食遂足

高駢字千里初南詔蠻陷南安宣宗詔置行交州於海門益戍以容管經畧使張茵收復安南茵逗留不進遂以兵授駢拜為都護駢選士卒五千先進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破蠻於南定縣斬張詮等降萬人収所獲贍軍捷奏至海門維周匿之奏駢玩敵不進上怒以右武將軍王晏權代之是時駢復破賊衆進圍交州十城餘日蠻因蹙甚會得晏權駢以軍事授監軍黄仲峯而與麾下百餘人

北歸先是駢遣曽衮入告安南捷至海中見旌旂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曽衮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島門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還舊任晏權暗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蠻聞駢至遁去大半駢復厲將士攻城克之斬蠻帥段酋遷三萬餘級土人先從蠻者率衆來附於是詔置静海軍安南授駢節度使高潯從高駢收復安南有功詔代之治拜節度使

曾衮高駢神行也嘗為駢告安南捷乾符四年為安南都護時南詔主酋龍卒子法嗣自號大封人舉衆叛安南衮崩邕府戍兵潰會僖宗幸蜀陳敬瑄議和親于南詔盧攜豆盧瑑乃譎説帝云咸通以來蠻始叛亂連入安南邕管黔州四州天下騷驛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謂痛心無安南戍畧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以

縻服内得休息也帝曰然會黄巢平不果

敬彦宗唐愛州人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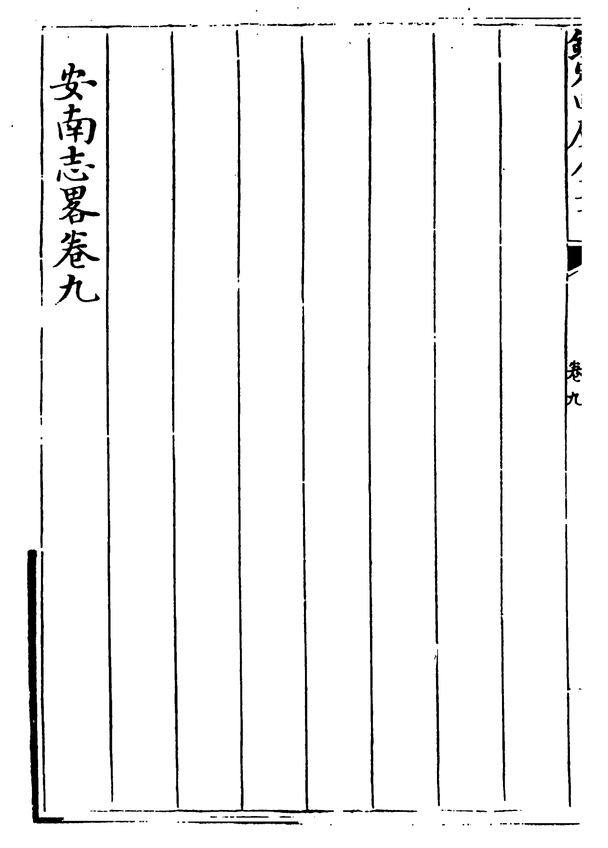
崔立信為安南都護其壻裴維岳攝驩州刺史貪暴無度

侯仁寶大師盆子也宰相趙普以妹妻之普以仁寶分務西洛十年不易其地盧多遜與普有隙會普出鎮多遜叅知政事即遷仁寶知邕州外凡九年不得代仁寶自度必死徼外因獻平交之策且言其主帥被

害國亂可以偏師乘時取之遂求入朝䟽入太宗大喜令驛名之多遜奏曰交阯内擾此天崩之時也朝廷發兵襲之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名仁寶以泄其謀彼知為備依阻山林不可更久取也可因授以轉運使俾經度之選將發荆湖卒三萬人長驅而入勢必萬全易於摧枯拉朽也上然其言授仁寶交州水陸路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録其

子延齡延世並為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部𬀩闕　二年為假光祿卿交州安撫國信闕使復改為沿邊安撫轉運使三年交帥黎桓卒國亂邵𬀩典廣外闕策同經畧便宜以聞八月𬀩上邕外寶交阯水瀑闕　真宗示近臣曰交外瘴癘之地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其大如此當慎守而已即選𬀩為兵部員外郎以安撫交阯事畢奬之



安南志畧卷九